

瀋陽花燈絕活急搶救

文化遺產系列 瀋陽花燈篇

編者的話：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創造了豐富多彩、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從甲骨文、青銅器、長城、故宮……到各具特色的民族、民間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獨特而燦爛的文明景觀。但在漫長的歲月中，歷經人為和自然劫難，留傳到今天的已是百不存一，文化遺產的傳承面臨嚴峻考驗。

今日是中國第十個「文化遺產日」，本報推出系列報道，一連數天介紹各地文化遺產保育情況，盼喚起各方加強保護意識，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北派瀋陽花燈第六代傳承人陳暢在為花燈「點睛」。本報遼寧傳真

正月十五賞花燈，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民俗。然而，曾經流派眾多、綿延數百年的花燈藝術，時至今日，僅存以南派四川自貢和北派遼寧瀋陽為代表的花燈派別得以保護和傳承，而掌握傳統技藝的老工匠更是寥寥無幾。始於清朝前身後金王朝（1616年—1636年）「四平燈市」的瀋陽花燈傳承了390年，是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花燈藝術派別，但由於「文革」、社會轉型等眾多原因，這個本就逐漸萎縮的花燈產業正面臨重重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年屆六旬的陳暢是北派瀋陽花燈的第六代傳承人，最近的他喜憂參半。

尋四平燈市見證人未果

他在遼寧發起尋找老瀋陽「四平燈市」見證人的計劃終於有了迴響——在鞍山和瀋陽分別尋得了見證人。但兩位耄耋老人中的一位已記憶減退、交流困難，另一位卻在拜訪前夕突發高血壓入院，至今未能痊癒。「老瀋陽燈會留下來的音像資料幾近空白，當年的見證人至少也80歲了。」陳暢認為，今次尋找見證人的行動應定義為「搶救」更為妥帖。

這幾年，福建、廣東等地搶救花燈藝術的消息不絕於耳，特別是西派甘肅平涼花燈技藝的沒落，讓陳暢倍感壓力，「時間緊迫，我不能讓這老祖宗的東西在我手裡失傳」。從1993年專職從事花燈製作、承接燈會以來，僅有2007年和2014年在瀋陽舉辦的兩場較大規模的燈會讓陳暢看到重建「四平燈市」盛景的曙光。

舉世無雙盒子燈瀕絕跡

然而，當他掰著手指細數起那些曾在花燈藝術歷史上獨樹一幟的技藝時，卻連連歎氣。民國時大帥張作霖倍加推崇的盒子燈已經瀕臨失傳，「我的大姥爺李銘顏當年奉天省教育會學監，因為我家有做燈的傳統，張大帥就讓他協助皇城燈市搞總體方案。」也正是因為這一次燈會，舉世無雙的盒子燈穿過幾代人的記憶，出現在陳暢的腦海中。

以家裡老人的記憶拼湊出的盒子燈表演可謂「神來之筆」：「三尺來寬方盒子，盒子下邊有個捻，懸到六尺多高。店夥計手拿個長竹竿，竹竿頭綁個大粗香，舉高往捻子上一點：『砰』的一聲，盒子底一落，落下三尺左右高的一座小舞台，舞台上正用花燈演著『怕老婆頂燈』的情節，觀眾哈哈大笑。」說到這，陳暢手舞足蹈，「也就是一兩分鐘時間，這男人和老婆瞬間就被火燒沒了，『砰』的一聲，又一座小舞台落下，第二齣開演了……」

據他了解，當年高級的盒子最多能變出13齣戲，而如此精妙絕倫的技藝僅在北派花燈流派中傳承下來，

但它的搶救方法卻仍在研究中。

燈廠僅剩14家工匠銳減

如今，陳暢正著手將家族所掌握的花燈技藝通過文字、圖片等形式記錄下來。其中，與哥德藝術一脈相承、不需內筋支撐的北派紫龍技藝和獨一無二的皮影花燈、走馬燈等製作技藝已經得到了傳承，但仍面臨史料空白、斷代的困境。

陳暢介紹，包括自家的雪打燈工藝廠在內，瀋陽的花燈製作工廠只剩下14家，能夠製作花燈的工匠已縮減到約5,000人，而且技藝嫺熟的老工匠仍是以種地為生的農民。由於中國民間工藝子承父業、師傳帶徒弟的口耳相傳方式，花燈的搶救工作困難重重。

商業化致花燈千篇一律

特別是老瀋陽燈市「父母官不預、民間自行組織、自設燈官巡遊」的鮮明特色，讓傳承下來的瀋陽燈會和花燈產業一直處於「沒有遊戲規則」的無序發展中。「我曾給很多企業設計製作過十幾米長沿街擺放的落地花燈，從企業宣傳角度，當然是標誌越氣派、越顯眼越好，」然而陳暢隱隱感到一絲擔憂：千篇一律的商業花燈正在膨脹，讓原本承載厚重傳統文化的燈會逐漸變成一種快速消費品。

兼有遼寧省花燈文化研究會會長的身份，陳暢自覺任重道遠。「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感性的，花燈可以傳遞孝義、民間故事甚至道家思想，不能讓這種傳統文化走入歧途。」他認為，花燈工匠應是融合藝術與民俗文化於一身的藝者，他更希望花燈能夠成為子孫後代記得住、看得見的傳統民俗。

他認為，在繼承傳統文化上，香港和台灣應該具有借鑒意義，「我希望，有一天能讓真正原汁原味的花燈藝術進入到香港維園賞燈會中，讓更多海外同胞了解並弘揚祖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

傳統製作流程 藉本報首公開

陳暢目前正著手將完整的北派花燈傳統製作工藝以及20餘年的設計製作經驗集結成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通過本報首次公開了北派瀋陽花燈傳統製作工藝流程，希望喚起社會各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享」精神，這也正契合了今年中國文化遺產日的主題——「保護成果 全民共享」。

- 第一步 籌樣：**即繪製施工圖，設計者要擁有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
- 第二步 放形：**將設計好的圖樣用化石或粉筆在地上或放樣台上放大到原尺寸大小，放樣師一般是由製燈作坊裡技術最權威的人來擔當。
- 第三步 精料：**將製花燈骨架的粗料加工成可直接使用的竹篾、木條。
- 第四步 紮形：**製作花燈骨架，用木條、竹片製作（現在改用冷拔絲）。
- 第五步 盤燈：**安裝固定花燈內部照明器具。古時用蠟燭則需要兼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
- 第六步 裱糊：**熟練工種，一般由女工完成。
- 第七步 貼金：**在花燈裱糊面黏貼上花紋圖案和裱糊縫隙鑲金邊的過程。
- 第八步 掛梢：**在花燈上懸掛燈穗、流蘇、中華結、盤長的過程。
- 第九步 彩繪：**由繪畫工匠完成。瀋陽花燈的特色標誌是貼金鑲模的圖形主要以祥雲、四方連續等滿族元素的花邊圖案為素材。
- 第十步 定位：**籌樣師操刀。
- 第十一步 製作花燈底座：**高度有2至6尺高，長寬視花燈配件需要而定。
- 第十二步 和燈：**將花燈分件組合到一起，形成整體花燈的過程。
- 第十三步 添彩：**在底座正面寫大字，古時常寫上燈謎楹聯拜年話，下面落款東家大名。
- 第十四步 定風：**收口工序。
- 第十五步 試燈：**燈市亮燈前需要試燈。古時忌諱多，花燈人物的前後擺放、花鳥獸獸間是否存在著「含沙射影」都要想到。
- 第十六步 護燈。**

資料由陳暢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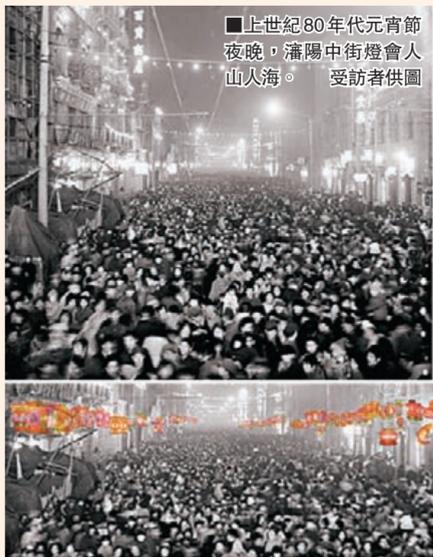
陳暢的小孫子在其工藝廠裡拿起畫筆有模有樣。受訪者供圖



陳暢珍藏傳統走馬燈。該燈用蠟燭照明並產生對流驅動。記者于珈琳攝



陳暢為2014年「盛京燈會」特別製作的龍燈，因不用內筋支撐，故通體透明，是北派花燈的一大特色。受訪者供圖



上世紀80年代元宵節夜晚，瀋陽中街燈會人山人海。受訪者供圖

燈會距今390年 源起努爾哈赤燈祭

瀋陽花燈是北派花燈的代表，始於清朝前身後金王朝（1616年—1636年）的「四平燈市」，如今「瀋陽花燈傳統製作技藝」和「四平街燈市」已被雙雙列入瀋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據《努爾哈赤後宮秘史》記載，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後，為了祭祀薩爾汗將士亡靈，率眾將官將一盞盞吉祥如意萬事平安燈放到蘇子河上，後來，祭祀活動逐漸演變成天子與民同樂的觀燈盛會。

今日的瀋陽中街就是舊時的四平街，是努爾哈赤定都瀋陽後形成的第一個商業中心，距今已有390年。每年正月十五，四平街都人山人海，清末詩集《盛京詩話》有云：「四平觀走馬，三日萬巷空」。在老瀋陽，古時燈會常年舉辦最主要原因就是農閒，逛花燈走百病的習俗就這樣流傳下來。

小資料

民俗專家：文化保育盼政策支持

2014年，沉寂10年後，瀋陽舉辦了歷史上單體燈體積最大、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的馬年春節「盛京燈會」。根據公安部正月十五當天的實時監測顯示，共有150萬人到中街逛花燈，人流位居內地大中城市之首。如果從小年（春節前一週）燈會開始之日算起，整個燈會期間的觀賞人次至少為400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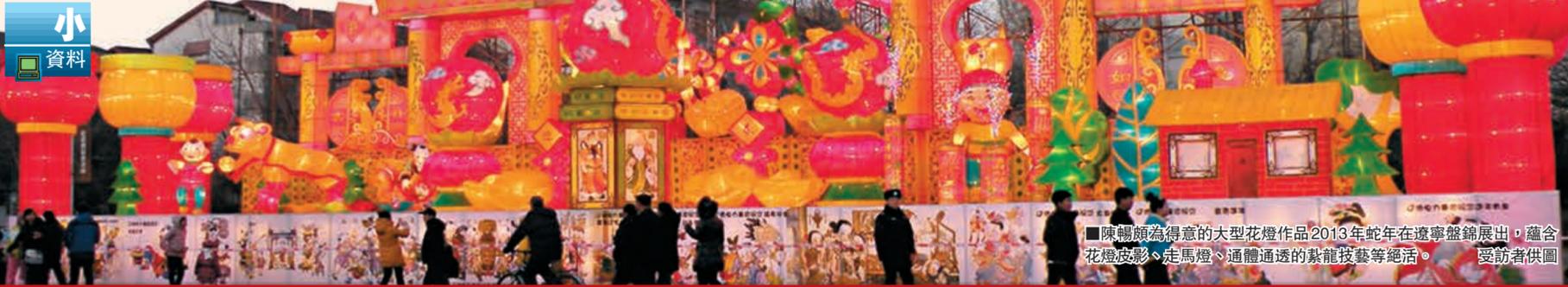
警惕傳統文化邊緣化

遼寧省民俗學會

副會長蔡學勤認為，一場燈會之所以受到民眾如此熱捧，關鍵還在於迎合了百姓的需求，也顯示出民眾對傳統文化的認同需要一個出口，而花燈正是作為承載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而再次出現的，燈會應該成為中華民族的「大Party」。他續指出，非物質文化是原文化、母體文化，廣泛傳播有利於增加民間共識、凝聚人心。

蔡學勤特別提到近年來出現的「哈日」、「哈韓」等現象值得警惕，在如今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也隨之被社會邊緣化，其中承載着諸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鮮明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亟待保護，事關國家文化安全。

他建議，針對瀕臨消亡的花燈文化，政府應從形成文化空間的角度加以保護並給予更多支持，可以以豐富多彩的賞燈活動帶動相關文化活動的開展，比如吹糖人、唱大戲等，喚醒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心靈深處的民族之魂。



陳暢頗為得意的大型花燈作品2013年蛇年在遼寧盤錦展出，蘊含花燈皮影、走馬燈、通體通透的紫龍技藝等絕活。受訪者供圖